2026年10月16日 星期五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刘雪娇 电话：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铁匠铺里出丹青

G 国韵非遗

安徽芜湖有一种怪画，不用墨、不用彩，全靠铁条铁丝在火里弯、锤下走。它叫铁画，2006年进了中国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，是把国画魂魄锻进钢铁里的手艺。



芜湖傍着长江，古来冶铁业旺，民间有“铁到芜湖自成钢”的说法。清康熙年间，铁匠汤鹏在街上开铺子，打锄头、打门环、打灯笼架子。隔壁住了画家萧云从，天天泼墨画山水。汤鹏爱看，站门口瞅人家怎么运笔、怎么留白。传说画家嫌他碍事，呛了一句：打铁的懂什么画。汤鹏较了真：你用纸墨，我用铁锤，咱看谁画出乾坤。

这一较真，中国工艺美术里多出一门“铁画”。他不把铁当笨料，而把铁当墨：烧红、抡锤、拧丝、掐线，兰叶用细铁丝拉出弧，山石用铁片叠出棱，松针一根根敲，飞鸟翅尖用錾子挑。萧云从后来也服了，给画稿、讲章法，铁匠的力气遇上文人的笔意，硬东西里长出水墨气。远看是山水长卷，近看全是锤痕焊点，黑铁配白墙，像宣纸上没着色的焦墨画。

铁画妙在“反着来”。别的画先有纸再有墨，它先有火再有形；别的画怕生锈，它偏拿铁说话，最后才上一层黑漆防氧化。匠人手里工具也杂：大锤定骨架，小锤修筋脉，钳子捏枝杈，钢锉刮毛刺，点焊把一根根铁线接成衣纹、水纹、云纹。一幅巴掌大的梅兰竹菊，可能要敲几千锤；人民大会堂那幅《迎客松》，松针成千上万根，全是人手一根根锻出来再拼上去。

很多人第一次见铁画，以为就是“铁片子剪个形状”。真站到工作台边就懂，难的是软硬之间拿分寸。铁烧过了发脆，一锤裂；火候不到又敲不动，锤弹回来震得虎口麻。老师傅看颜色下锤：暗红可塑，橘红该收，亮黄就得赶紧离火。所以铁画不是“打出来”的，是“看火、听声、顺势收”养出来的。新安画派讲瘦劲冷峭，铁画把这股劲儿落进金属，枝干像能扎手，远山却轻得要化开。

这门手艺也曾险些断代。老艺人储炎庆年轻时帮工，偷师学会梅兰竹菊四扇屏，后来带徒弟把铁画送进北京；他女儿储金霞、徒弟张家康一辈人，把《迎客松》《富春山居图》一类大件续了下来。可会打铁的人不少，既懂国画又肯守红炉的越来越少。铁画不是富丽堂皇的工艺品，它黑、冷、硬，挂对了墙才有味道，年轻人乍看嫌“像装修铁艺”，细看才知一笔一皴都有来路。

这几年芜湖把铁画往生活里拽：书签、冰箱贴、小夜灯、铁字对联、文旅文创，古城里还能自己抡两锤体验。立法也跟上了，2017年，《芜湖铁画保护和发展条例》落地，非遗从“老师傅闷头打”变成“进课堂、进展厅、进电商”。但核心那几样没动：仍以熟铁或低碳钢为原料，仍要红炉加热，仍靠锻、钻、抬、压、焊、锉、凿，仍讲“铁为肌骨画为魂”。

铁画最动人的是那点倔强。石头会风化，纸绢会虫蛀，铁本该锈，匠人却偏让铁留住山水。你摸它表面，粗处有粗处的力道，细处有细处的温柔。三百多年过去，汤鹏当年那股“打铁也能成画”的闷气，还在芜湖的锤声里活着。

如今再到长江边，老巷深处若听见叮当声，别当是修自行车。那可能是某人正把一座远山，一寸寸敲进铁丝里。

本报综合

Y 一姓一史

潘氏一脉传 水韵贯古今

潘姓左边是三点水，右边是个番。番本义有更替、轮值之意，水配番，像田垄间流水轮灌，也像一支族人顺着江河慢慢散开。潘姓不是靠刀剑打出来的大姓，而是靠着中原沃土、江南烟雨，一点点洇进中国姓氏版图里的。

最早可追到周文王之子毕公高。毕公高后代封在潘地，在今陕西、河南一带，以地为氏，潘姓由此发脉。春秋时楚国也有潘氏，潘崇做楚成王、楚穆王时期重臣，权柄很重，这一支在荆楚大地扎下根。后来中原乱了，潘姓跟着衣冠南渡往江南走，在浙江、江苏、福建落了户。水乡多潘姓，不是巧合，潘字带水，潘人也爱逐水而居。

说到潘姓，绕不开潘安。这位西晋美男子本名潘岳，河阳令上任，满县栽桃梨，人称河阳一县花。他写《悼亡诗》，把对亡妻的思念写得寸断肝肠，后世说貌比潘安、情比悼亡，潘姓也因此带上了几分文气与柔情。唐宋之间，潘姓出了潘美这样的人物，战功赫赫，也因戏曲小说背了千年误读。真实历史里他不是奸恶小人，只是被杨家将故事挤成了反派。潘姓的运气有点像水：清的时候映月亮，浑的时候背骂名。

江南潘姓后来成了望族。清代苏州潘氏，潘祖荫一班人，藏钟鼎、收古籍、做官办学，门第书香压过刀兵气。浙江湖州、绍兴的潘家，多耕读传家；福建、广东的潘姓又下南洋、闯海外，把潘字写进东南亚的街牌里。今天潘姓在全国排在三十名上下，南方密、北方疏，温州、潮汕、客家、闽南话里喊一声阿潘，回头的好几个。

潘姓家谱里常写务本、敦伦、积善。水姓之人懂一个理：别堵，要疏；别硬，要润。潘家祠堂的对子也爱用水作比，说源远则流长，德厚则枝繁。民间潘姓不大爱讲开天辟地，更信读书明理、勤俭持家。小孩子取名，潘安、潘虹、潘婷、潘宇，听着软，却都带着点水光。

一滴水从潘地出发，流过周原、楚泽、江南雨、岭南潮，再漂过重洋。潘姓的故事没什么铁血杀伐，倒像一条河：不喧哗，但一直往前。你姓潘，骨子里可能就藏着这份温润倔强，遇石绕过去，遇旱沉下去，等雨一来，又亮亮堂堂流成一条路。

本报综合

D 德育故事

幸灵至恭

【原文】

晋幸灵性至恭。见人即先拜。辄言己名。小人或侵辱之。无愠色。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。必起理之。器物之倾覆于途路者。必举正之。父母尝使守稻。群牛食之。灵见而不驱。待牛去。乃往理其残乱者。父母见而问之。灵曰。此稻欲得终其性。牛犯之。灵可不收之乎。

礼在整饬。不可紊乱。故重礼之人。必先整饬己躬。推而整饬他人。整饬万物。盖发端于恭敬辞让也。幸灵见人先拜。其恭敬何如耶。言必称名。其辞让奚如耶。而其整饬且及于物类。不愧为圣道中人。

【译文】

晋朝有个叫幸灵的人，生性非常恭谨。一看见别人，就先下拜，并且开口就说自己的名字。有些小人侵犯他、羞辱他，他也一点不生气。凡是山林里被摧折、受伤倒下的草木，他一定把它扶起整理好；路上倾倒、翻倒的器物，他一定把它扶正。父母曾经叫他去守稻田。一群牛来吃稻子，幸灵看见了，并不去赶牛。等牛走后，他才走过去，把被踩得杂乱残缺的稻子整理好。父母看见，问他为什么不去赶牛。幸灵说：“这些稻子也想顺其天性、长成到底；牛来侵害它，我难道可以不把被糟蹋的地方收拾清楚吗？”

礼，在于整肃、不乱。所以看重礼的人，一定先整饬自身，再推到待人，再推到对待万物。这一切都从“恭敬、辞让”生发出来。幸灵见人就先拜，他的恭敬到了什么程度？说话必称自己名字，他的谦让又到了什么程度？而他连草木器物这样的“物类”都要加以整饬照顾，真不愧是圣贤之道里的人。

中华故事

季札的君子风范

季札，号吴季子，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，因受封于延陵，故又被称为延陵季子。孔子极其仰慕季札，认为他达到了圣人的境界。

季札的君子风范体现在诚实守信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，季札出使中原途经徐国，徐国国君殷勤招待。季札看出了徐国国君对自己身上的佩剑甚是爱慕，只不过碍于面子没有说出而已。季札也想成人之美将佩剑送他，但囿于身负出使重任尚未完成，而佩剑又是象征使节的重要饰物，所以暂时不能相送。季札在心里暗自作出决定，待出使任务结束后再将佩剑赠予徐国国君。然而，当季札完成出使任务回程途经徐国时，却得知徐国国君已经去世。于是季札立刻赶到徐国国君墓前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墓前的树上，赠予去世的徐国国君，以示哀悼。

季札的君子风范体现在恪守礼法。据记载，吴王寿梦有诸樊、余祭、余昧和季札四子，由于季札贤能出众，故寿梦欲立其为吴王，但季札却让曰：“礼有旧制，奈何废前王之礼，而行父子之私乎。”于是，寿梦乃嘱长子诸樊：“我欲传国及札，尔无忘寡人之言。”寿梦卒后，长兄诸樊执掌国政。直至诸樊已除丧，遵父王之命让位于季札。季札则谢曰：“夫嫡长当国，非前王之私，乃宗庙社稷之制，岂可变乎。”吴人要季札当国，季札却欲效“先人之礼”，主动让国。

袁垚